



幽憂子集卷之七

唐范陽盧照隣昇之著

明閩漳張

燮紹和纂

書

與在朝諸賢書

昔張子房處太傅之尊自疏於南山隱公孫弘
居丞相之位亦伏地於東方生伯喈已亡孔文
舉將老兵而造滕方回尚在王羲之就倉奴而
共談良史書之高賢不以爲累自古朝野曷常

以人廢言况下官抱疹東山不干時事借人唱
和何損于朋黨延州子期聞音竊抃猶冀身膏
丹壑脫寶劍於山阿骨掩黃塵罷瑤琴於天下
捐金抵於山谷者非太平之美事乎幽憂子白

與洛陽名流朝士乞藥直書

幽憂子學道于東龍門山精舍布衣藜羹堅臥
於一巖之曲客有過而哀之者青囊中出金花
子丹方相遺之服之病愈視其方丹砂二斤穀
褚子則山中可有丹砂則渺然難致昔在關西
太白山下一隱士多玄明膏中有丹砂八兩予
時居貧不得好上砂但取馬牙顏色微光淨者
充用自爾丁府君憂每一號哭涕泗中皆藥氣
流出三四年羸臥苦嗽幾至于不免復偶於他

方中見一說云丹砂之不精者服之令人多嗽
訪知一處有此物甚佳兩必須錢二千文則三
十二兩當取六十四千也空山臥疾家業先貧
老母年尊兄弟祿薄若待家辨則委骨於巉崑
之峰矣意者欲以開歲五月穀子熟時試合此
藥非天下名流貴族王公卿士於仁惻之心達
枯骨朽株者孰能濟之哉今力疾賦詩一篇遍
呈當代博雅君子雖文不動俗事或傷心儻遇
晏嬰脫左驂而見贖如逢孔子分秉粟以相憂

則越石原憲不辛苦於當年矣唯當坐禪念室
以答深仁若諸君子家有好妙砂能以見及竄
爲第一無者各乞一二兩藥直是庶幾也仲尼
曰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者乎未有力不足者
又曰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在坐則參於前在
輿則倚於衡古人心可見矣又曰仁遠乎哉我
欲仁斯仁至矣言能苟行之仁道不遠也朝英
貴士博濟而好仁者何必相識故知與不知咸
送詩告請無案劔同掩體骸云爾

寄裴舍人諸公遺衣藥直書

山信至自都太子舍人裴瑾之太子舍人韋方
賢左史范履冰水部員外郎獨孤思莊少府丞
舍人內供奉閻知微符璽郎喬侃並有書問余
疾兼致束帛之禮以供東山衣藥之費嗟乎代
與道交喪其來尚矣殷揚州與外甥韓康伯別
慨然而詠富貴他人合貧賤親戚離因泣下交
頤不能自已余以其爲人也名過其實然窮達
之際則西狩獲麟所不能免斯亦古君子之大

悲也自鄙而下曷足譏焉余家咸亨中良賤百口自丁家難私門弟妹凋喪七八年間貨用都盡余不幸遇斯疾母兄哀憐破產以供醫藥屬多穀不登家道屢困兄弟薄遊近縣創巨未平雖每分多見憂然亦莫能取給海內相識亦時致湯藥恩亦多矣晚更篤信佛法於山下間營建所費尤廣本欲息貪寡欲緣此更使貪心萌生每得一物輒歡喜更恨不足嗚呼道惡在而奔競之若茲雖觀苦空無常而此業已就不可

中廢祈獲福澤思與士君子共之

贊

相樂夫人檀龕讚

相樂夫人韋氏者益州都督長史胡公之繼親也夫人寓跡蘭閨栖情香岫琢磨六行與三明而並驅馳驚四禪將十訓而齊駕粵以乾封紀歲流火司辰敬造靈龕奉圖真相青蓮皓月爭華蚊睫之端寶樹天倡競爽鴻毛之際納須彌於纖芥嘗謂徒言置由旬於方丈今過其寔重宣此義敢爲讚云

猗歟寔相顯允神工規模鹿苑圖寫龍宮分身
諦聽列坐談空羣天颺纒衆寶玲瓏雕牕引月
鏤網搖風一窺妙境高謝塵蒙

益州長史胡樹禮爲亡女造畫讚

夫鎔金逞妙徒罄中人之產架寶崇奢未階大
乘之化豈若圓徽紈素卷舒方丈之筵表裏丹
青藻繪多林之色獨爲先覺其在茲乎益州長
史公道洽中孚履黃裳以貞吉寄隆分陝苴白
茅而涉川猶爲龜組相輝不離泡幻之域熊車
結轡尚迷苦愛之津爰捨淨財幸求多福爲亡
女宇文氏敬造像等徵奇綃於水府採妙色於
霞莊月面澄華疑金雲之夜敞蓮毫吐照狀珠

浦之晨開花寶參差眺鶴林其非遠仙雲盼蠻
登驚巖其可望窮形盡相陋燕壁之含丹寫妙
分容嗤吳屏之墜筆式揚顯福俾讚幽魂其詞
曰
正教東漸遺像西至化格三天功超十地偉歟
大士弘茲遠致追慟幽途載營檀施皎潔霜紈
照影丹素果發金口蓮生玉步地寶天花星羅
雲布慧炬長設迷津永渡

碑

益州至真觀主黎君碑

若夫三清上列瑤關控日月之圖八洞深居貝
闕吐山河之鎮雖復扶桑大帝傳赤字於東華
安寶神君受青符於南極猶未能發揮不宰復
歸無物之功開鑿妙門言謝有爲之業其馮馮
翼翼百姓存焉而不知杳杳冥冥萬族死之而
無愠獨爲衆化之宗者其唯元始天尊乎暨乎
蹇蹇爲仁跂跂爲義鴻臚傳小儒之具緘滕爲

大盜之術堯禹生而天下火馳姬孔出而群方
鼎沸則有氤氳祖帝發皓鬢於東周兆朕皇輿
飛紫雲於西道鳳交開景返徐甲之營魂龍光
照天杜宣尼之神氣得一吹萬有大造於蒼生
把十蹈五樹靈基於寶祚能使始皇東指見赤
鳥而長懷漢帝北遊望青烟而下拜於是靈山
水府俱爲鍊玉之場甲第離宮多入空歌之地
青牛道士按錦節於中都白鹿仙人列瑤壇於
八表乃劔門西拒邛關南望星橋對斗像牛漢

之秋橫月硤縈城疑兎輪之曉落武騎遷昇之
路冠蓋雲飛文翁講肄之堂英靈霧聚巖開茵
桂蘊金碧之祥光礪吐天桃積神仙之粹氣至
真觀者隋開皇二年之所立也尋屬煬帝驕淫
蜀王奢僭冕旒多事有慙七聖之遊几杖不朝
未遑八仙之術紫臺初構霜露霑衣碧洞新開
蓬萊變海仙居制度與雲雷而共屯象帝威儀
將市朝而猶梗皇家纂戎牝谷乘大道而驅除
盤根瀨鄉擁真人之閭闕高祖以汾陽如雪當

金闕之上仙太宗以峒山順風屬瑤京之下視
武皇帝凝旒紫閣懸鏡丹臺運璇極而在乾坤
坐闔陽而調風雨變銅渾於九洛鱗羽登歌鳴
玉鑿於四清烟霞變色焚符破璽更聞繩燧之
初剖斗折衡重覩人倫之制銀書紀岱登日觀
以論功玉牒封梁下雲丘而拔美千齡胎化申
以駕羽之期萬歲巖耆獻以華封之壽畊田鑿
井者不知自然鼓腹擊壤者不知帝力嗚呼豈
非道風幽贊之效與乃廻輿詔蹕親幸譙若奉

策老君爲太上皇帝仍令天下諸州各置觀一
所於是碧樓三襲上接虹蜺絳闕九成下交星
雨乘雲御氣日夕於關山薦璧投金歲時於岳
瀆此觀地當樞要任切會昌南隣覆錦之城西
逼吞珠之界使星連注皇華結轍旣而綠地榛
蕪朱宮板蕩非夫位膺金策名載瓊軒爲紫帝
之羣賓列黃庭之上格孰能居此棟梁平圃丹
雘長樓大開流電之庭廣制明霞之宇觀主三
洞法師姓黎諱某廣漢雒人也金天命秩卽有

天地之官火正分司寔掌羲和之任夏殷之際
代爲伯相或食邑於魯或書社於衛故魯之黎
城衛之黎陽卽其地也魏晉之交或立功於吳
剖符於蜀在吳者其後封於壽春黎將故城有
黎氏之墓石文石闕之字在焉在蜀符堅時秦
爲蜀郡太守北齊時練山爲益州刺史故子孫
因家於蜀法師練山之六代孫也祖宗父泉並
爲州郡都主簿平正七職之任蜀文公之好智
固讓朝恩秦子整之多才終從郡辟禮儀體制

鄉按取式於公曹獄訟章程府主責成於平正
時無畱事復聞坐嘯之談野有讓畊重聽行歌
之樂玄珠結慶剖江漢之圓流紫胞貽祉動岷
精之垂曜豫章七歲非復常材朝陽五色豈云
凡鳥初登小學笑孔墨之神勞一見玄書以彭
聃爲已任玉笈雲囊之術龍緘鳳蘊之圖莫不
吞楚夢於胸中指魯城於掌上臨長水而飲犢
不就堯徵臥巨澤而牧羊徒勞漢使冥丘聳駕
左肘符觀化之辰諄壑停裝橫目傳栖真之地

貞觀之末有昭慶大法師魁岬堂堂威儀肅肅
裂圓冠而焚俗制橫大帳而抗山谷聲若坻頽
辯均濤發仲尼河目飛電驚人子貢斗唇連環
動坐昂昂不雜如獨鶴之映羣雞矯矯無雙狀
真龍之對芻狗于時三蜀耆老咸相謂曰興大
道者其在茲乎初襲羽裘且莅貞陽小觀纔麾
玉柄已馳天下大名尋而廣漢士人固請法師
爲靈集觀主去長桑之故苑臨隱弁之新丘經
之營之旣雕旣琢銀臺中天而孤出珠樹匝地

而叢生同赤城之建標有黃房之貞構觀中先
有天尊真人石像大小萬餘區年代寢深儀範
凋缺沈沈寶座積萬古之塵埃邈邈瓊顏被千
齡之苔蘚法師睹斯而流涕曰不圖先聖尊容
零落至此乃重肱卽路無版永哀櫛沐幾於四
時栖遑周於百舍誓將崇輯事畢然後寢食爲
期鄉曲爭持錢帛競施珍寶費餘巨萬役不崇
朝還開紫翠之容更表圓明之色行益州刺史
駙馬都尉喬君主壻懿親勳門盛族任高方而

寄切西南法師道叶半千神凝正一而至真福
地荒涼日久不有上德其誰振之又表請師爲
至真觀王法師升堂慷慨吐納玄科攝齋寥亮
分明紫訣詞峯雲鬱觸劍石以飛揚義壑泉奔
橫玉輪而浩蕩入其門者披烟霧於九天聞其
音者聽咸韶於三月由是戶外之履魚貫江水
堂下之賓鴈行關塞黃老之學復於今矣則有
王孫之黨都公之倫名亞春陵氣高韓魏鷄裘
玉劍散圓庭以陸離驥子銀鞍委山衢而沛艾

法師以茲衆施卽於天宮後起大講堂并造長
廊二十餘丈琳堂鬱其峙起星闈忽以環周仰
窳窳以嶙峋下崢嶸以廣朗陰娥假道窺玉女
於南軒陽鳥迴轡炤青禽於北閣又於觀內鑄
銅鐘一口重七十斤立石壇三級週迴一百步
懸黍璣於碧落明月流光建瓊乳於玄都飛霜
蓄韻壇開錦砌類江浦之澄霞庭列瑤堦疑崑
丘之積雪每至三辰法會八景真遊霓裳蕩耀
魄之華羽蓋轉風雲之路通天巨景兼造化之

全模帶鳥銜虹連飛動之奇勢可謂德光而功
濟道勝而名揚者也前長史范陽公一代羽儀
門傾四海前長史譙國公兩朝肺腑威動百城
並屈銀黃俱伸玄素法師雍容坐鎮嘯傲行藏
雖郭先生之禮峻晉侯蒙莊子之身輕梁相不
能尚也若夫言出於口龍驥所不能追行成於
心王公所不能及悲懷徇物風雨晦而逾勤苦
節橫秋水霜急而逾固尸居環堵而歲計有餘
道周稊稗而日用無竭又於學射靈山別立仙

居一所卽至真之珠庭也栽松蒔栢與月樹而
交輪刻角雕甍共星樓而接翼蒼郊却倚猶太
行之北登錦肆前通似灞陵之南望華表千年
之鶴未見成都津亭八月之龍時歸鄉里法師
出家入道三十餘年弟子所得襯施不可稱量
盡入修營咸供衆用見諸疾苦便開五色之囊
遇彼饑寒輒有千金之費巾拂之外餘無所留
凡所經過洪濟多矣法師又於咸亨二年正月
十八日寢疾之際聞空中有聲曰天上今欲相

煩爲玉京觀主法師辭以至真功德未就固請
不行少選之間所疾便愈左右侍者無不同聞
自是遠近道俗咸共驚嗟曰天上知余不肖將
棄余矣上座監齋某等並流迴左映策地景於
丹田浩氣中升養天倪於紫室雖復同班玉籍
並列仙宮每屈宗師之道仍修弟子之敬亦猶
披衣齧缺同德而相尊雲將鴻濛比肩而相下
大弟子並仙庭十哲道家童師閉門鍊火陪嘯
父之高烟卜肆驅筠記壺公之遠御咸用輯瓊

臺之墜典正騫樹之頽風散在人間敷揚道教
可謂庚桑畏壘致大壤以匡時范相鷗夷行計
然而濟俗僉曰吾師也螯萬物而不以爲義利
萬代而不以爲仁逍遙乎有無之表彷徨乎塵
垢之外東郭順子無擇存而不論伯昏瞀人禦
寇論而不議豈使爲山九仞道不列於珠庭築
館三休功未書於瑤版下官迷方看博邀赤斧
於禺山失路乘槎問君平於蜀郡汾陽處子目
擊而言忘漢陰丈人德全而機謝是用搜奇井

絡題片石於靈丘觀藝協晨見乘雲之飛將蒼
蒼中野同銷地媪之魂耿耿太初獨昧天師之
化其詞曰

象帝之先其誰之子徒觀其妙莫究其始果而
勿代爲而不恃強爲之名謂之道紀其一

太朴云季孝慈已彰邈邈帝祖繩繩帝鄉曰神
曰聖爲龍爲光千年受錄萬古稱王其二

於鑠帝唐丕承天秩道風吹萬玄猷配一五載
乘雲三山禮日薦璧延士投金訪術其三

地分輿井城連劒闕錦瀨開霞峭峰吐月白雲
舒卷青山迴沒茵閣香飛桃源花發其四

紫宸高映丹宮洞開巖舒金碧地起樓臺鶴飛
龍度鸞歌鳳迴星雨交接風烟去來其五

寶龜涵影玉顏乃睠神劒九光華冠萬變日軒
朝敞雲歌夕轉紫樹瓊鐘玄壇竹院其六

偉與上士昭哉至人笙簧道德粉澤人倫汾陽
處子箕山外臣遂荒白屋奄有玄津其七

玉扃將墜金堦無主草滋紅壁苔凝繡柱式佇

賢才崇其護矩福庭霞煥仙徒霧聚其八
縹緲四真雍容十哲俱升紫宇並邀清節松子
拼煙焦君臥雪辨雲懸寓神遊朗徹其九
玉壘庭坤珠鄉勝踐鐘鼎紛藹江山悠緬薛縣
池平萊州水淺懸日月於鼇極播天人於鳳椽
其十

附錄

盧照隣小傳

晉劉 昫

盧照隣字昇之幽州范陽人也年十餘歲就曹
憲王義方授蒼雅及經史博學善屬文初授鄧
王府典籤王甚愛重之曾謂群官曰此卽寡人
相如也後拜新都尉因染風疾去官處太白山
中以服餌爲事後疾轉篤徙居陽翟之具茨山
著釋疾文五悲等誦頗有騷人之風甚爲文士
所重照隣旣沈痼孳廢不堪其苦嘗與親屬執

別遂自投潁水而死時年四十文集二十卷兄
光乘亦知名長壽中爲隴州刺史

盧照隣小傳

宋宋 祁

照隣字昇之范陽人十歲從曹憲王義方授蒼
雅調鄧王府典籤王愛重謂人曰此吾之相如
調新都尉病去官居太白山得方士玄明膏餌
之會父喪號嘔丹輒出由是疾益甚客東龍門
山布衣藜羹裴瑾之韋方質范履冰等時時供
衣藥疾甚足攣一手又廢乃去具茨山下買園
數十畝疏潁水周舍復豫爲墓偃臥其中照隣
自以當高宗時尙吏已獨儒武后尙法已獨黃

老后封嵩山屢聘賢士已已廢著五悲文以自
明病既久與親屬訣自沈潁水濱

豔情代郭氏答盧照隣

唐駱賓王

迢迢芊路望芝田
耿耿函關限蜀川
歸雲已落涪江外
還鴈應過洛水漦
洛水傷連帝城側
帝宅層甍垂鳳翼
銅駝路上柳千條
金谷園中花幾色
柳葉園花處處新
洛陽桃李應芳春
妾向雙流窺石鏡
君住三川守玉人
此時離別那堪道
此日空牀對芳沼
芳沼徒遊比目魚
幽徑還生拔心草
流風迴雪儻便娟
驥子魚文實可憐
擲果河陽君有分
貨酒成都妾亦然
莫言貧賤

無人重莫言富貴應須種綠珠猶得石崇憐飛
燕曾經漢皇寵良人何處醉縱橫直如循默守
空名倒提新縑成慊慊翻將故劍作平平離前
吉夢成蘭兆別後啼痕上竹生別日分明相約
束已取宜家成誠勗當時擬弄掌中珠豈謂先
摧庭際玉悲鳴五里無人問腸斷三聲誰爲續
思君欲上望夫臺端居懶聽將雛曲沈沈落日
向山低簷前歸燕並頭栖抱膝當窻看夕兔側
耳空房聽曉雞舞蝶臨階祗自舞啼鳥逢人亦

助啼獨坐傷孤枕春來悲更甚峨眉山上月如
眉濯錦江中霞似錦錦字迴文欲贈君劍壁層
峰自糾紛平江淼淼分清浦長路悠悠間白雲
也知京洛多佳麗也知山岫遙虧蔽無那短封
卽疎索不在長情守期契傳聞織女對牽牛相
望重河隔淺流誰分迢迢經兩歲誰能脈脈待
三秋情知唾井終無理情知覆水也難收不復
下山能借問更向盧家字莫愁

遺事

孟詵盧照隣等師孫思邈照隣有惡疾不可爲
感而問曰高醫愈疾奈何答曰天有四時五行
寒暑迭居和爲雨怒爲風凝爲雪霜張爲虹電
天常數也人之四支五藏一覺一寐吐納往來
流爲榮衛章爲氣色發爲音聲人常數也陽用
其形陰用其精天人所同也失則蒸生熱否生
寒結爲瘤贅陷爲癰疽奔則喘乏竭則焦槁發
乎面動乎形天地亦然五緯縮羸字彗飛流其

危診也寒暑不時其蒸否也石立土踊是其瘤
贅山崩土陷是其癰疽奔風暴雨其喘乏川瀆
竭涸其焦槁高醫道以藥石救以鉞劑聖人和
以至德輔以人事故體有可愈之疾天有可振
之灾照隣曰人事奈何曰心爲之君君尚恭故
欲小詩曰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小之謂也膽爲
之將以果决爲務故欲大詩曰赴赴武夫公侯
干城大之謂也仁者靜地之象故欲方傳曰不
爲利回不爲義疚方之謂也智者動天之象故

欲圓易曰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圓之謂也復問
養性之要答曰天有盈虛人有屯危不自慎不
能濟故養性必先知自慎也慎以畏爲本太上
畏道其次畏天其次畏物其次畏人其次畏身
憂於身者不拘於人畏於己者不制於彼慎於
小者不懼於大戒於近者不侮於遠知此則人

事畢矣

孫思邈傳

盧照隣弱冠拜鄧王府典籤王府書記一以委
之王有書十二車照隣總披覽略能記憶後爲

益州新都縣尉秩蒲婆娑蜀中放曠詩酒故世
稱王楊盧駱時楊之爲文好以古人姓名連用
如張平子之略談陸士衡之所記潘安仁宜其
陋矣仲長統何足知之號爲點鬼簿駱賓王文
好以數對如秦地重關一百二漢家離官三十
六時人號爲算博士如盧生之文時人莫能評
其得失矣惜哉不幸有冉畊之疾著幽憂子以

釋憤焉文集二十卷

朝野
僉載

